

回家

陳傑閱

淡的六月天，雨季已過、酷暑未來，像例行公事般我緩步走出了腳下這座只有區間才會經過的車站月臺。頭上的遮陰處，不是像北車般的門面大廳，而是覆蓋於整個車頭的熟悉陸橋，老老地、舊舊地，就像這座城市。有時我想，品味他就像在品味一本泛黃的舊書，顏色雖然昏黃、質感雖粗糙，但也有種屬於他的淡淡氣息。沒來過這的人，絕無法想像，陸橋下也能生出個車站，但這就是我賴以回家的憑仗。出了車站，陸橋旁的巷弄，還是那樣五味雜陳，灶竈的飯菜香、廟裡的香火味、蚊香、版模，甚至是阿伯回收車上的老舊家具，看來還是那樣的熟悉，親切嗎？應該說是種習慣吧，就是說沒有反倒覺得奇怪，這就是這裡的味道！

搭、搭、搭、搭，敲打著回家的路，大橋的巷弄真是數十年如一日，該直走的路、該彎的道，總不會變，差別的是以前靠的是眼，現在靠的卻是搭、搭的不斷向前。直走、左轉，過了國小再左轉，最後在 199 巷右轉，記得我曾在這條

巷子打過躲避球，「躲避」球就是當球砸到別人家的鐵門時，就快躲回家裡。我家！應該到了，但該死的我總是無法一次就找到我家門牌。拿起手機，一邊撥號一邊敲敲、走走，從巷頭起算兩百三十步才對，還是過了空地大約右邊第 10 間？唉！久久回來一次的代價，就是常找不到家門。決！決！聽到了，後頭傳來我家市話的響聲，畢竟我還是走過了頭，怎麼每次都走到 102 號呢？記憶中裡頭住個綁著馬尾的女孩，那道微笑好像定格般浮在我腦海裡，現在應該也嫁人了吧！「喂！誰？」「我啦！轉來矣啦！咧門口。」一邊講一邊趕快往回走，彷彿歷史上從沒發生過那刻似的。

有時，總覺得人像個浮花飛絮，漂流來、漂流去，所以不管到哪，是近是遠，我總會背著個裝滿家當的大背包，毛巾、牙刷、內衣褲、餅乾、眼藥水一應俱全，像個出外人似的，背包客的行囊內通常裝的是兩字「獨立」。走上二樓，放下背包，這是我的房間，也是書房。古詩云：天涯若比鄰，海內存知己，我卻像把家當做個邊城天涯，久久才化身為騷人，在成為台北的離人時，回來當個過客。阿爸總期盼我跟阿弟能跟他講點話，應該說是多聽他說說話，說他血壓又高了、痛風又發了，老家的田又被哪個叔伯佔了，但這不代表他想我們回家住。他說：「你若轉來，我規間厝內內外外就攏愛摒掃，年歲大矣，實在無法度！」尤其你目矚無方便，

我若出門，你干焦食飯就麻煩，我看你就等像中秋四工連假才轉來就好。若有想欲轉來，嘛著愛一個月進前先敲電話共我講，我通好準備。」那，我在臺北一個人，不就三餐不濟了，唉！懶得講，血壓高，少惹他為妙，千篇一律的標準答案就是「好」，畢竟他是我爸，關心自己的老爸，不管關心的形式有幾種，父親對於小孩的感情也就那樣單單純純的一種。

以前在外地讀書，最怕老師、同學不斷問我：「放假怎麼不回家，你家不是住臺南，連假就順便回家啊，我們找時間還可以去你家玩！」喔！親愛的，你們知道什麼叫做心創症候群嗎？無彩工地開了三次刀，回診再回診的兩年，雖然沒重創當時年幼、少根筋的我，但卻重重地給了爸致命的一拳，讓他幾乎再也不能站起來。雖然時間通常是最佳的解藥，釋懷是種必然的現象。但，人的心裡總有一塊無法探索、時間也無法療癒的禁區，深嚴地讓任何人都不容許持刀闖入，不然你吃的就是重重的閉門羹。

聽著老爸在樓下走動，可能在燒開水吧，我一個人在房間裡到處走呀走，摸了摸房間內的所有擺設，仍是那個書櫃、那張床，窗邊的桌椅乾淨地屹立在它總該在的地方，我輕輕地拉開了抽屜，再輕輕地伸出了手，摸向裡頭。回想以前，剛開完刀的時候，總會想，裡面什麼時候會跑出臺時光機，一切只要能回去個兩年、三年，所有該發生、不該發生的事

情，都可重來一次。那時還小，還不懂重生的道理，想的都只是單純的再來一次，就像抽中飲料拉環上的再來一罐般，睡場大夢後，一切就恢復正常，如同過往。但，我摸到的卻只是一臺收音機，那種需要長長拉開天線，裝著電池的那種收音機，老老的、舊舊的，但仍然像我房間其他物品般，絲毫摸不到半點灰塵。我向樓下大聲喊：「爸！厝裡，敢有三號電池？我欲愛兩粒啦。」

裝上電池，收音機立刻發出吱吱的電波聲，我用食指撥了撥，轉了轉頻道，收音機傳來熟悉的廣播節目。又是那句「講添丁、說添丁，添丁說不盡。」廖添丁，怎麼二、三十年還講不完，講古、講古真是越講越古了。我也從十二、三歲聽到現在三十二、三歲，人生的大小戲看來也沒比添丁短。聽來主持人的聲音也真的變老了，嗓門也沒以前大，歲月呀，能說是廣播催人老嘛？拿著收音機，我就這樣靜靜地在桌旁坐了下來，調好天線角度，將收音機擺在桌上，愜意地聽了起來，這個人家稱為地下賣膏藥的廣播。我想要聽就聽吧，回臺北也沒有這種空閒時間，在家裡更不需擔心旁人嘮嘮叨叨，說你怎麼會聽這個，那又如何呢！梗雖老梗，劇情也大同小異；劇情雖一樣，聽的人未必就是同樣的心境、同樣的感觸，聽的或許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感覺，一種濃得跟記憶化不開的感受；尤其是當你是一個在家期待視力能夠重新恢復，

卻不斷讓家人失望的小孩，經常面對的或許只有等待與窗外的日出日落，你就會更加珍惜這個由廣播帶給你外界不斷的資訊，才讓你像個沒跟世界脫節的人。

一邊聽，一邊繼續上下探索，左邊的抽屜打開，還有以前使用的鉛筆盒、貼紙、鋼彈模型。左邊書架上還有些書，摸到一本質感比較精緻但卻有點灰塵的一本，我抽出來摸了摸，應該是相簿，看來很久沒有人翻過。掀到第三頁，應該是當初畢業旅行的照片，用手觸摸，想像當初清純稚嫩的模樣，至少我這麼認為。再翻開到第六頁，這應該是高三時跟著一群志工隊去爬玉山的照片，還記得當初，帶著我的志工，用繩子跟我腕對腕捆在一起，確保我不會自己失足滑落，但想想我如果真的滑了下去，她可真要跟我陪葬呀。尤其是在風口那，兩步不到的崖邊，抓著釘在山壁的鐵鍊，只能橫行，只要往後跨個兩步，我們兩個就得跟這個世界說再見，想著想著我不但沒嚇出一身冷汗，反倒笑了，畢竟跟個美女姊姊一起墜谷，也還是有賺呀，人生就是這樣起伏，才精采。

一路走來，我經歷了一般人的正常生活、兩年的半盲掙扎，後來的重回社會，我總是認為我應該用一種寬恕的心來面對別人及面對自己。「寬恕」這兩個字不但要有一顆偉大的心，還得要有偉大的勇氣，比怨恨更需要的勇氣，不但能寬恕別人，也能寬恕命運，更能寬恕自己，那實在遠比怨恨、

不平困難得多。有些人永遠不會懂得這道理。所以別人縱已寬恕了他，他卻永遠無法寬恕自己。我懂，所以我快樂，一絲絲的快樂就是幸福，不管是小確幸，還是走大運，幸福於生活的滿足，牽動著我的嘴角，我想人總應該多笑一笑的，人說溫柔之必要、肯定之必要，但多少人知道寬容也是多麼地必要！。

週日的午後，也該搭車北返了，畢竟明兒個還要上班，再長的連假總是會放完。「你這馬才欲轉去，會傷晏袂？」「袂啦！我坐高鐵，足緊的。」「敢毋是足貴的？」「我看無，半票啦！」「啊！我等一下，開車載你去車頭。」「好！」雖然我家離車站只需步行十分鐘，但我沒回來，這臺老爺車連個發動的機會都沒有。走近月台，準備轉乘電車往臺南高鐵，背上仍然背著那個旅行背包，重量卻更重了，多的是一些餅乾、飲料、洗髮精，還有一個古板老爸不會用言語表達的愛，我把他背在背上，準備將他帶回，慢慢品嚐。小小的站長室，傳來播著老歌的電臺廣播。雖然只有一個站務人員，但有車站，當然就會有個站長室，就像再小的家，也都是個家。回去後，繼續的是屬於自己的生活，但家鄉的點點滴滴是永遠都會留在那個抽屜，靜靜地替我守護著他，等我回來，我的家！我的回憶！